



玉函山房輯佚書

□ 11
1236
88

八十八



Small dark ink stamp or mark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河
1236
卷
88



目耕帖卷十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一

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
 刺之道可以扶持者也劉熙釋名詩之也志之所
 之也鄭康成禮記注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
 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案劉說為最初之義古文
 詩作誣虫古文之字也故子夏序云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釋名之訓本於此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
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刪詩之說創始
於此歷代儒生莫不承用唐孔穎達疑其說故作
正義以爲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
容孔子十去其九歐陽修詩本義通一說云刪詩

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
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
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絢文之著
也此邶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
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
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
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周子醇因其說而申
之云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

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鄭樵詩辨妄上下
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
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
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朱子曰人言夫
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
是刊定而已葉適水心集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
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者殊
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

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
蘇天爵讀詩疑問亦謂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
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
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
刪詩其可信乎黃淳耀作詩劄直斷之云孔子有
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朱氏經義考取其說而
申明之曰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
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
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大師班之侯服者

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又引歐陽之說以爲不然
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
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
尙綱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
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
股鑿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
之也流傳旣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
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

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嘗以素絢
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又以詩之逸一由於秦
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亡也一由作者
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世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
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由樂師矇叟止記
其音節而亡其辭議論明確趙氏翼陔餘叢考亦
主此說以爲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
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
引武王飫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

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
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
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
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
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
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
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皆在孔
子未刪以前也今乃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
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其餘列

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又
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是
逸詩僅刪存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
所引逸詩宜多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
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分
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矣翰案
墨子書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在
史遷前所引周制當得其實蓋古詩合誦歌舞三
者共九百篇夫子所定三百五篇只是誦詩他不

見三百篇者或在歌詩舞詩中夫子正樂亦必有
所從事後樂亡而詩亦逸耳

關雎正義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
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
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
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
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
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
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 反目逸

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
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汜彼注茲是也編檢諸本
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
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
之言未可據也顧炎武日知錄則謂緇文章做字
爲句還字爲句則詩有一言者矣又引凜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以此取例洞酌詩之九言未始不可
用也

春秋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漢書郎顛傳四始之缺

五際之辰詩緯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汜歷樞云卯
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
畢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
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
盛陽微五際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
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說四
始與毛詩異其說五際六情皆本齊詩案漢書翼
奉傳詩有五際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

戌亥也陰陽際會之歲於此則變改之政也奉又
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
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
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
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奉受齊詩於
后蒼此引師說后氏傳佚文孟康注引詩內傳亦
齊傳也

戴埴鼠璞論變風變雅云予謂求詩於詩不如求詩

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
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
聲而別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周樂於魯使
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禮
記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
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周禮敎六詩以六律爲之音晉得楚
之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
土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

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
樂之正也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
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
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
風十五國之士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
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但散而不傳耳
幽風邶風詩之變音周南召南詩之正音其雅樂
之正變也亦然瞽而工歌旣別其聲之正變復析
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

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
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
鹿鳴而後拜韓宣子以舍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
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
卽樂章之小大也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
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其說
甚辨而治於理

前儒論詩序者多矣惟程大昌詩論辨甚晰馬端臨

文獻通考說最公略錄於左程之言曰謂詩序爲
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
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
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
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
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
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
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

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
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
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
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
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爲秦火之後見序而
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
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
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

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白黑分矣馬之言曰詩
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
疑之至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備
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
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
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風不可廢又曰蓋風之爲
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
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
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

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
 以示千載乎又曰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
 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未刪孰有大於
 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為男女淫泆奔
 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
 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
 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
 女木瓜采芣苢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稊兮狡童褰裳手兮風雨子衿揚之水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
 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
 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
 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又曰左傳載列國聘享
 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
 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
 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答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
 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

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
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
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
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當
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
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
而不由戶也此蓋爲鄭樵王質一輩人痛下鍼砭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
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案此是聖門傳受
之初義也

詩序風風也劉瓛序義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靈恩
集注用風感物則謂之諷周續之序義夫風雅者
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
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劉南齊時人崔梁時人周
劉宋時人此皆六朝說義今已散亡劉崔說見釋
文周說見北堂書鈔

上表
程大昌詩論謂有南而無風毛奇齡國風省篇駁之
以爲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
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箛南箛者
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象箛舞所執南箛以箛舞
也皆文王之樂也美哉言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
致大平正義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翰案呂氏
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

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
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
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詩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蓋
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二公政教自岐而行於南故文王取古南音以
名其樂曰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詩鼓鐘篇以
雅以南以箛不僭皆謂南箛迨後武王定天下采
十五國風而周召二國之詩謂之南大武之樂所
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亦皆因南籥爲義也鄭注禮胥鼓南及詩以雅以南並謂南夷之樂非也南夷之樂名任明堂位所謂任南蠻之樂也孝經緯鉤命訣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樂元語亦云南夷樂曰南後漢人尙緯候故陳禪傳引詩以雅以南云誅任侏離章懷太子注以齊魯韓詩此鄭之所本抑思大胥鼓於入學之時豈應施以夷樂南與雅對舉下文明曰以籥不僭亦何得訓南夷之樂乎又酈道元水經注引

韓詩敘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考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亡或南郡南陽之間爲南氏二臣所分之故地因斯致誤歟王質詩總聞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也取純陽黃氏曰抄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樂者

范處義詩補傳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

論也

洪邁容齋隨筆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陳霆兩山墨譚引此以爲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

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宣旬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其說明辨以哲翰案若如容齋之說王者之風不當繫之周先王之教與召公無涉何以名周南召南乎蓋由泥看王者及先王字不知明德親民至善之學皆王道也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正義引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如房中之樂陳暘

樂書引王肅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又引侯苞云房中之樂有鐘磬隋書音樂志牛宏又修皇后房中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乃云不可案王肅注毛詩侯苞著韓詩翼要侯肆韓詩而與毛詩同肅述毛而與毛違似非也

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云關雎葛覃卷耳齊魯韓三家並以爲康王時詩李樛黃樵毛詩集解引齊詩以關雎周衰所作鄭樵六經輿論引齊詩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考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事見魯詩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晏起關雎見幾而作章懷太子注此事見魯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劉向列女傳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

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史遷從孔安國問安國爲申公弟子則史記所引魯詩說也曾詩出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亦魯詩也後漢書孝明帝純注馮衍傳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雖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主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是詩也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並引張超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不雙侶願得周公如以窈窕防微諄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復指實關雎爲畢公所作皆本三家與毛鄭說詩不合羅泌路史又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風暴公當是畢公之訛薛季宣復古詩說關雎作刺之

說其賦其詩者

三家說關雎義異而推論能見其大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昭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匡衡傳齊詩爲后蒼弟子漢書本傳載衡上疏稱師說曰匹妃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

目未中 卷三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卓識闕議非後儒所可及

邱光庭兼明書顏氏匡謬云雉鳩白鷺明日按左傳云雉鳩司馬也爾雅云雉鳩王雉郭璞曰今江東呼爲白鷺毛萇云雉鳩擊而有別然則雉鳩之爲鷺不可易也爾雅又曰楊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楊鳥則雉鳩非白鷺明矣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載蔡南問詩關雉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云關雉白鷺尸鳩鷺鳩末之審按關關和聲雉鳩

王雉序總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卽呼雉鳩爲關雉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又不析俱失之矣此顏氏原文蓋因董勛問禮俗有蔡南問關雉一條斥其含混耳顏止以王雉言雉鳩白鷺仍是董勛之答引稱舊說邱書自詳洽而直斥顏氏亦失之矣

窈窕淑女毛傳窈窕幽閒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陸德明釋

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與正義引揚雄同蓋王肅本之子雲也說義兼該內外未知正義何故不取也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惡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義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也翰案敦倫只是一好字齊家只是一宜字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鶴山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詩自關雎而下總一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佚其名字作本義補遺見宋志翰案論語與於詩又曰詩可以興毛氏準此義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菱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也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人多不識

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菹菜呼人菹爲人苻亦可
笑之甚

輾轉反側釋文輾本亦作展案楚辭九歎王逸章句
引詩展轉反側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注文
選潘安仁秋興賦李善注引詩並同許慎說文無
輾字則作展者爲正

毛傳苳擇也爾雅苳擻也郭璞注謂拔取菜呂東萊
讀詩記引董氏云苳熟薦之也說各不同而實一
義擇擻皆熟薦用耳戴氏震毛鄭詩考正義苳苳

醢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苳肉謂之醢菜謂之
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苳則滷烹之苳之言用
爲劍苳孔冲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
苳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由苳字失其義故不
知詩中已明言苳非爲菹也

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萋
萋盛也當是說維葉萋萋義與毛傳茂盛貌訓解
不殊

黃鳥于飛毛傳黃鳥搏黍也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

魚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
黃鸝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廣韻鶯鳥羽文也鶯萊
鶯二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鶯案黃鳥于
飛與凱風之睨皖黃鳥皆黃鶯也秦風交交黃鳥
正義黃鳥小鳥與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楚皆指
黃雀言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
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

江南詩古本皆爲藜聚之藜而古叢字似最字近
世儒生因改爲最解云本之最高長者案衆家爾
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徂會反
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爲穿鑿失
爾雅訓也

是刈是穫釋文韓詩云刈取也穫淪也音羊灼反案
韓詩唐代猶存故陸氏引用爲多唐石經作穫依
爾雅釋訓以改毛本正義引釋訓作穫又順毛以
改爾雅也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
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
之衣今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正義詩之本意
言后妃習締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
采葛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翰案
詩詠服之言君子服此締綌禮之引詩却是詩之
本意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

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告于公宮三月
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
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者而
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
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案此所引皆周
之逸禮

卷耳序后妃之德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憂勤也左傳襄十五年引詩曰嗟我懷

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謂周行也彼非朝廷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而要以周行爲周之列位毛傳正與左氏傳合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頃筐畚屬是以二字連屬爲器名釋文引韓詩云頃筐欹筐也頃作傾字義解荀子解蔽篇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不可以貳周行楊慎亟取此說案荀卿以詩授

大毛公此毛詩之師宗也又淮南子傲真訓引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四句云以言慕遠世也頃作傾與毛詩異

我姑酌彼金罍釋文引說文作𠄎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說文𠄎从夕隸作乃許以毛詩姑字古文假借作𠄎詩之義不以秦以市買多得爲𠄎也說假借義甚的

正義引異義說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又引異義說觥韓詩

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董道廣川詩故引韓詩四升曰檝與角文小異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而元黃皆用卷耳詩中字義虺頽與毛詩虺隤不同蔡書石

經用魯詩此當是魯詩經字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隤猶遺也詩中唯此隤字訓遺與毛傳虺隤病也本爾雅者不協

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岨卷耳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岨與爾雅正相反正義以爲傳寫誤也

陟彼岨矣釋文出磻字云本亦作岨張參五經文字亦云磻岨見詩風今注疏本作岨以陸張所見考之則毛本舊作磻也

南有樛木釋文馬融韓詩並作枓案爾雅釋木下句
曰枓釋文枓本又作樛則樛枓二字古通用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葛藟藟之云藟巨荒也藟
緣也與釋文纍之本又作纍合呂氏春秋季春紀
乃合纍牛騰馬高誘注纍讀如葛藟之纍而淮南
子時則訓合樛牛注云讀如葛藟之藟一手之注
不應歧異如此蓋呂覽注當是讀如葛藟纍之之
纍脫誤二字非所引經本異也說文解字艸部藟
艸旋兒引詩葛藟藟之與今詩異

樛木樂只君子猶樂是君子歐陽修詩本義后妃不
嫉如下意以和眾妾眾妾得附之並進見君子云
樂只君子者眾妾樂君子之辭也蘇轍詩傳呂祖
謙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皆宗其說以君子指文
王

毛詩題綱蝻斯一名蝻蝻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
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孫眾多案毛詩
題綱不知作於何人見太平御覽所引

韓詩外傳卷九一引孟母闔機事一引田子爲相三

年得金百鎰奉母母責以不孝事並引詩宜爾子
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似韓詩說螽斯之詩
主內洽教子孫而言不止美不妒忌也

嫁娶之候鄭王互異又有馬昭張融孔晁諸人之論
難唯束皙論斷最晰事見聖證論論已散亡周禮
地官媒氏疏及杜佑通典嘉禮並引之較正義所
引較詳今較錄之鄭元議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
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孫卿
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

陰而生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天數霜
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
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
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禰元鳥孚乳
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入
子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
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
備禮元鳥至祀高禰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

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
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
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於
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
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
侍從夫蔽芾其樛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
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元據期盡之教以爲正婚
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窮無經引秋以
爲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以祉

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
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
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盡
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合陰陽會通之數合
於春女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之歌協
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
正緩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禮仲春之
令矣東晉五經通論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
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

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
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
邱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
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
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
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
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
十五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
或出盛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

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
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
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
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
其葉蓁蓁有蕢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
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
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
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
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
若萬姓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
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
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後設不以日月爲
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
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
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
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案隋唐志皆無束皙五經
通論之目此篇曰聖證論而作或附聖證後故通

典比次而引之也

金履祥引墨子云文王舉閼天太顛於罍網之中西
土服肅肅敬也赴赴約也罍兔而有肅敬之容約
束之度此閼天太顛之所以賢而文王取之也楊
守陳鏡齋詩私鈔亦用其說臧雄經子要言取之
以爲此說有據

左傳成十二年卻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
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
則反之杜預注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
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己舉詩之
正以駁亂義詩言世治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爲
扞城內制其腹心卻至之意蓋謂治世之公侯腹

心原資武夫以扞城其民與亂世之略武夫以從
己欲者不同也征南最得其解

公侯干城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呂氏春秋報
更篇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高誘注言其賢
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與鄭不同

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引韓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
廋薛君曰中廋廋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與毛詩
中遠字異義同或古今字也

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旣嫁於蔡而

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日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向說蓋本魯詩文選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

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是韓魯說此詩同爲傷夫有惡疾而作劉論以伯牛有惡疾而謂歌其芣苢未知別有所據否又釋文引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案爾雅釋草芣苢馬馬車前毛傳用之說文亦云一名馬馬名醫別錄車前子一名芣苢一名蝦蟇衣一名牛遺一名勝鳥作澤瀉者或緣馬馬

勝鳥而涉誤乎又正義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文選曹子建七啓李善注引韓詩序云漢廣悅人也又引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郭景純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適彼漢臯臺下遇二女與言曰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之迴顧

二女亦即亡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韓詩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說文解字鬼部魅字下引韓詩鄭交甫逢二女魅服徐堅初學記卷七引韓詩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珮兩珠此皆一節文引者意為節刪其說荒怪難信然高唐洛神諸賦實源於此又韓詩外傳引詩不可休思息作思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經文異字可取考焉

朱善詩解頤采芑曰蠢爾蠻荆閼宮

荆舒是懲殷

武曰奮伐荆楚即春秋書人意疑楚有詩夫子
 刪之然季札觀樂時已無楚風是非
 或封在江漢汝沱間二南數篇其楚詩
 之周召意深遠矣困學紀聞艾軒謂詩之萌芽自
 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詞屈原
 為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翰案芣苢蔡詩
 行露申詩皆南國沐王化者同附二南似又不止
 楚詩也

遵彼汝墳毛傳墳大防也用爾雅釋邱之文案釋水

汝為瀆郭璞注詩曰遵彼汝瀆則三家詩有作瀆
 者故郭引之與毛異也

怒如調飢釋文出憇字云本又作怒案蔡邕書熹平
 石經凡叔字皆作尗注疏本作怒今字也又云怒
 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輞音同蜀
 石經本正作輞飢毛傳調朝也鄭箋如朝飢之思
 食李黃集解引王肅云飢而又飢飢之甚也則調
 作重字訓矣

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

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章懷太子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鱣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鱣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獨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又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必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亦是說爲親從仕義又列女傳引詩燬作毀以爲周南大夫之妻作傳云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爵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况

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
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
云云案鄭箋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
當念之以免於害義亦與韓曾爲近

說文解字赤部赭赤色引詩魴尾赭尾赭或从貞作
頰二字通也又火部焮火也从火尾聲引詩曰王
室如異釋文焮字書作焮又引或曰楚人名曰燥
齊人曰燬吳人曰焮此方俗語也廣韻齊人曰焮
與此異

麟之趾釋文作麟之止云木亦作趾今注疏本作趾
案鄭注儀禮云今文止作趾是止爲古文也說文
無趾字

維鵲有巢鄭箋鵲之有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顏師
古匡謬正俗引箋作加功云此言始起冬至加功
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以架若
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案今注疏本作架
功後人因劉周音而改

百兩御之釋文本亦作迓又作訝同案書牧誓正義

引作百兩逕之徐邈音逕並非毛本字

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也戴氏考正詩中方房通用小雅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云方房也謂爭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意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意方之猶居之也左傳昭元年穆叔賦鷓鴣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蘋曰小國爲蘋大國省稽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案穆叔以鳩之居鷓鴣巢喻趙孟之治晉國故趙孟辭不敢當穆叔又賦采蘋亦取詩有公侯之宮公侯

之事也詩無省稽義是穆叔借文爲喻與襄二十八年穆叔曰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是皆韶音令辭會於風雅

曹粹中放齋詩說引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王應麟詩考引之案正義亦云采蘋舊在草蟲之前證以儀禮合樂三終詩次或爲後儒所紊也

憂心忡忡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作憂心懔懔云憂心貌與毛傳字異義同

孔子家語五儀解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

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
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君道篇亦
引此詩觀作邁又列女傳引詩肅肅兔置椽之丁
丁言不怠於道也亦與此義略同

毛傳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鄭箋蘋之爲言賓也藻之
爲言澡也釋文引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案蘋
卽浮萍何得言沈藻生水底何得言浮王應麟詩
考引作浮者曰藻音瓢乃知皆謂蘋也今本釋文

字誤爾

林若撫詩談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注以
湘訓烹非也湘字从水當是澣濯也翰案漢書郊
祀志注鶩烹孰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鶩
之唯錡及釜毛詩湘字與韓詩鶩字同故毛傳訓
湘而朱子從之爲義甚古何得率臆妄改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毛傳古之
將嫁女者必先禮之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
箋云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

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
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
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毛傳於此實誤鄭氏
深於禮駁斥極當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
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與卽牖
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
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然非
傳旨孫毓以王爲長偏黨之見也

史記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
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
詩說苑貴德篇引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
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
間之民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云云又
引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
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此皆本魯詩之

說而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王柏嘗退甘棠於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於此

正義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云召公文王子也此卽元宴之所據朱錫鬯報徐處士書辨駁

甚詳引逸齋詩補傳云薊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又陸德明云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斷爲武王所封黃帝之後於薊者卽召公也陳超就正編引朱說以爲召公於周爲同姓則稱分子支族者皆可通矣

釋文勿翦韓詩作剗初簡反與毛異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引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翦又作鬻亦三家經異文也

孔子家語廟制篇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

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
祖宗之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引詩召作邵
是古今字伐與憩上下章互異似傳寫誤也

施士丐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
屈也見王讜唐語林東萊讀詩記取其說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酈夫家
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
始也不可以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

娶者所以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也夫家禮輕
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
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
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婦之禮不
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
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此亦本魯詩說又韓詩外傳夫行露
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
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

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
韓義亦與魯相近

後漢書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薛君
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
紵數名也詩人賢士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
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臧庸拜經日記爾雅委委美也釋文委先儒並作禕
於宜反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也詩曰禕禕芻芻
案說文引爾雅云禕禕禕禕禕即禕字之省爾雅

出於漢世今文之學也三家詩必作禕字孫郭等
據毛詩改文又隸釋八載衛尉衡方碑云禕隋在
公此卽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而委字
作禕與君子偕老篇正合余時以爾雅所載皆魯
詩於此尤信韓詩羔羊作委迺有釋文可證洪适
以禕隋爲韓詩予向辨其非雖知三家而不能定
其爲魯也今以爾雅君子偕老篇證之信爲魯詩
矣翰案臧氏考禕字甚洽而略却隋字證毛魯韓
詩甚核而遺却齊詩愚以爲毛詩委蛇或作委它

韓詩作逶迤說文引爾雅禩禩禩禩禩省作禩是
 魯詩則作禩隋禩同而禩隋異者恐是齊詩也
 退食自公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退
 食謂減膳食正義傳以吉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
 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又云減膳食大夫
 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
 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
 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
 於常禮案毛鄭說退食不同毛義為當

朱善詩解頤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以眾盛言麟
 趾以仁厚言殷雷以信厚言案毛傳惟螽斯訓仁
 厚其二皆訓信厚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紀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
 庶士乃擇壻之詞戚雄經子要言稱許之恭讀

御纂詩義折中以求賢解尤能抉經之蘊

釋文標有梅韓詩作棣迨其韓云願也案孟子梁惠
 王上篇塗有餓莩趙岐注引詩莩有梅莩零落也
 孫奭音義引丁公著云韓詩也此可補釋文之遺

嗜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噶四時更見鄭箋
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案夏小
正三月參則伏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
參沒於西矣正月鞠則見鞠卽噶柳星也正月昏
見七月晨見與下參昂皆以列宿著明者言之也
集韻平聲下五交謨交切昂昂西方宿也引詩維參
與昂徐邈讀古作昂讀茅音則裊讀韜猶讀絲
以韻相叶

抱衾與裊毛傳裊被禪也鄭箋裊牀帳也鄭志張逸
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
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裊雖古無名被爲
裊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爾雅釋訓幬謂之帳臧鏞拜經日記引之謂此
釋小星之抱衾與裊也又考定爾雅是魯詩之學
謂魯詩裊作幬箋以裊爲帳亦本魯訓翰案文選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慤慤
李善注引毛詩抱衾與裊云幬與裊古字同此亦
一證也

王質詩總聞小星三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
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即發
不及治裝也周櫟園書影取之以爲此說尤切宵
征之旨翰案韓詩外傳引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
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引詩夙
夜在公實命不同雪山說殆出於此釋文是韓詩
作實實有也外傳引詩正合

說文解字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瀆也引詩江
有汜又涇水也引詩江有涇案作涇者三家異文

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案文選張平
子西京賦薛綜注薛君韓詩章句作水溢而爲渚
小異說與決而復入之汜別出之沱爲類頗得託
興之義

其嘯也歌鄭箋嘯蹙口而出聲也說文解字嘯吹也
周成雜字解詁嘯吹聲也魏晉人始以嘯與歌吹
並詳音調孫登阮籍皆以善嘯傳成公子安作嘯
賦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袁山松有答書並說吐
辭選意之奧唐大理評事孫廣作嘯旨十五章有

目耕帖 卷三
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等
目遠託太上道君授西王母不盡可信而發端言
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
謂之嘯則固與噉口出聲之義相發明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夫野人被化能惡無禮鄉
田守望井田之良法存焉左傳昭元年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
無吠漢樂府雞鳴犬吠兄嫂當知之皆深得詩人
之旨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退何彼穠矣甘棠於

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抑何師心之甚也

野有死麕釋文作麕云本亦作麕案左傳引詩作麕
與釋文所據毛詩同今注疏本作麕非毛之舊矣
又白茅包之釋文出苞字則毛詩舊本亦作苞也
何彼穠矣釋文穠如容反戎戎也韓詩作莪莪音戎
說文云衣厚貌案今俗本譌作穠非

何彼穠矣序車服不繫其夫釋文車音居他皆放此
引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
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

始有車音翰案詩本音灼灼其華音敷考詩如唐
棣之華顏如舜華維常之華並叶車音韋並作花
字讀矣

儀禮士昏禮賈疏何彼襍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
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以
爲鄭箴膏肓言之又謂詩注王姬嫁時自乘其車
箴膏肓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
案三家舊說甚奇鑿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鄭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鄭
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
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
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
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俘來毖殷
乃命寧卽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文王駢牛一
武王駢牛一則以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
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
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

無文耳劉瑾詩傳通釋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
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
猶棫樸之稱爲辟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
爲文人初不拘於諡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
契爲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
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翰案武王妃邑姜太公
之女則此之齊侯呂伋也世本太公望生丁公伋
伋生乙公得齊侯之子當是乙公得齊與王室世
締姻好故入春秋王姬下嫁爲齊襄公夫人莊二

年秋齊王姬卒是也又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
桓夫人不得執彼以疑此

周禮春官鍾師王奏騶虞鄭注騶虞聖獸賈公彥疏
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
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
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
俱稱嗟歎之辭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
虞獸說與毛詩同詩正義引張逸問騶虞傳曰白
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白虎黑文周史

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案後漢書
班固傳注文選左太中魏都賦劉淵林注並引魯
詩傳古者梁鄒梁鄒者天子獵之田曲也賈誼新
書禮篇一發五犯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囿
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坐與十乘以明貴也
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
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也甚
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矣賈在漢文帝明
唯魯詩先出此用魯說也又蔡邕琴操騶虞邵國

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
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
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
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欲傷
所讒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蔡書石經用魯詩
此亦魯詩說也琴操述作詩之由賈書敘其事與
毛詩異毛訓騶虞爲義獸雖原於周書王會解之
般吾白虎而太公六韜尚書大傳淮南子皆曰文
王拘羨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顏師古注司馬相

如傳般般之獸亦指騶虞他見經疏緯書者甚夥
墨子載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路史引劉芳
義疏騶虞作騶吳史記東方朔傳又謂騶牙以爲
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無牙故謂之騶牙其說形狀雖異要是以獸爲說
也歐陽修詩本義據賈誼新書及禮記射義天子
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以騶虞爲虞官謂獵以虞
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朱子說從毛
鄭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序後嚴粲詩緝乃取

月令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爲騶御與虞
人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說皆可取
王質詩總聞讀吁嗟乎句騶虞句劉家龍讀書疑用
其說云于嗟麟兮嗟與兮叶于嗟乎不承權輿乎
與與叶于嗟乎騶虞乎與虞叶非兩句卽一句兩
韻也案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蝮蝮在東鴛鴦在
梁此雙聲之始也此亦其例又史記田世家祝詞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吳越春秋竹彈歌斷竹續竹
飛土逐肉皆用此體不但歌詞有之老子道德經

法本章瑑瑑如玉瑑瑑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亦一句中叶兩韻

周南召南譜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
采蘋士以采蘋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
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
故不得其次序正義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
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
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
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又云射

義注云狸首逸詩下曾孫侯氏是也困學紀聞艾
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頌
猶魯頌也黃氏曰抄狸首逸詩云曾孫侯氏者也
清江劉氏謂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者是其章首
或曰篆文狸似鵲巢似首卽鵲巢也未知是否按
困學紀聞又引大戴禮投壺之歌鹿鳴狸首鵲巢
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

許慎說文解字引詩最多其引句在二南者如州水
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水

中高土故曰九州引詩在河之州椽木長也引詩
 椽差苕菜媠巧也一曰女子笑兒引詩桃之媠媠
 又扶木少盛兒引詩桃之扶扶藻水艸也引詩于
 以采藻度舍也引詩邵伯所度敵吟也引詩其敵
 也謂案許氏說文序稱詩用毛氏而往往與毛殊
 異蓋參用三家經字也

目耕帖卷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二

後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
 內為三國詩風鄘庸衛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庸
 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
 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其地封弟康叔
 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鄘庸衛之民於維維邑故
 鄘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鄘作庸鄘或作鄘與

一 鄘館補校

毛詩異正義邶鄘衛者土地既廣詩文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張子橫渠詩說詩固有次敘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者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翰案詩首二南尊文王也次邶鄘衛三國同風存商俗也故王風在其後列女傳寡姜夫人者世行本列女傳作宣姜夫人太平御覽引作寡姜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

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故舉而列之於詩也此本魯詩說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第言仁人亦未明指爲誰氏朱子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用列女傳說而少易之荀子宥坐篇引

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說苑節士篇引我心匪石四句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又劉向傳上封事亦引我心匪石言守善篤也此皆推廣詩蘊非原其初作之義也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阮嗣宗詠懷詩注嵇叔夜養生論注並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與毛詩隱憂訓痛者異

禮記孔子閒居左傳襄三十一年並引詩威儀逮逮古逮棣聲同何彼襍矣唐棣字林大內反可證要亦是三家經本異字也

賈誼新書容經篇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說義在詩始萌芽之時依據最古

觀閔旣多釋文出遘字云本作邁或作覲今注疏本正作覲似非唐初舊本王逸楚辭章句顏師古漢

書敘傳注皆引作覲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遭難受辱用此詩則作遭矣集韻去聲五十候莫候切侮傷也詩受傷不少徐邈讀今所不用

說文解字昭明也引詩昭辟有標與毛詩作寤字不同

集韻平聲土九魚循月行也詩日居月循通作諸然則循是詩本字也

胡迭而微釋文迭待結反韓詩作戴音同云戴常也盧文弨考證戴當作戴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綠間色黃正色綠作如字訓鄭箋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又云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康成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後箋毛詩稱故作祿蓋依韓詩故為說然終不若綠作間色解與黃正針鋒直對晉無名氏休洗紅第二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君所知正葩經好注脚也

燕燕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禮記坊記引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畜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正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按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按鄭志答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詩

乃改之而列女傳載此詩又謂定姜送婦作與鄭氏禮注所引復異傳云衛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今就兩說而通之蓋詩爲送婦而作而婦之不能留於衛者以獻公之

無禮也故詩辭悲切末賦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
責獻公也孝經緯鉤命訣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
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譽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
曰畜以畜養爲義不曰度而曰畜隱見獻公之無
禮言婉而多風矣又李黃集解引韓詩衛定姜歸
其娣送之而作范處義詩補傳亦引韓詩定姜歸
其婦與魯詩同李樛黃樛引作娣者婦字之誤也
報我不述釋文述本亦作術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
注引韓詩正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據序此

詩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深責州吁術較述字義深

終風序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寫狼子野心如繪施於莊公
恐非僻釋文引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說文解
字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暴實也引詩終風且
灑又文選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隆思亂心曲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
隆隆思二字亦甚新警

願言則噫毛傳噫貽也正義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
加則噫劫而不行貽與劫音義同也鄭箋噫讀當
爲不敢噫咳之噫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
如是我則噫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
也案毛王所說仍是莫往莫來意鄭如字解義爲
博通漢書藝文志雜占十八家有噫耳鳴雜占十
六卷梁七錄有噫書耳鳴書目瞶書各一卷宋陳
晦輯百怪斷經有占噫噴法則俗驗之流傳遠矣
又案釋文出走字云本又作噤又作噤是六朝舊

本皆然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詩願言則
噤用舊本也今注疏本從鄭作噤說文亦同

說文解字鎗鐘鼓之聲引詩擊鼓其鎗又鑿鼓聲也
引詩擊鼓其鑿鐙依毛詩鑿用三家經存異文也
春秋隱四年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止敘
州吁爲兵主不言何人將兵擊鼓詩云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則序本國史而
成信也鄭樵乃欲盡廢序說不亦慎乎

歐陽修詩本義引王肅云自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案集傳止以後二章爲從役者念其室家

于嗟闊兮釋文闊韓詩云約束也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也于嗟洵兮釋文洵韓詩作負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誘注引正作負云遠也龍萬育詩經詁要唐人詩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王柏詩辨說凱風一篇婉而不迫微而不露事父母能幾諫者也翰案七子盡孝道以慰母心母終不嫁七子又實能幹母之蠱矣

酈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睨皖黃鳥毛傳睨皖好貌朱子集傳其聲清和圓轉也周櫟園書影何義門讀書記并云楊用修謂睨

皖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注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睨指毛羽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翰案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三引韓詩作簡斤黃鳥載好其音簡斤二字甚新異

雄雉序不恤國事釋文本亦作卹段氏玉裁云說文引書無恙于卹李善注藉田賦引書惟刑之卹哉今衛包皆改作恤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雖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盧文昭釋文

攷證據段氏說知古本毛詩亦本作卹故魏石經尚書大誥篇卹字有古文篆文隸字三體皆從卪而不從心漢街彈碑優卹民隱張納功德敘卹澹凍餒亦皆從卪疑說文心部恤字是後人所增案說文於音義相同及經文異字每兩收之亦未必是後人所增也

荀子宥坐篇引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共有來乎述義甚古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詞也似說雄雉詩二云字義

韓詩外傳引傳曰天地有合說苑引作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

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

亂說苑作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時失而亂矣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

無說苑作不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

月微昀說苑作達眼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

期年說苑作生贖而後能行三年說苑作顛合而後

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說苑作陰窮反陽陽

變反陰下有故字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

八歲而齠說苑作毀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齠說苑作毀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

陰變陰以陽變故說苑無此十一字不肖者精化始具說苑

作始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

至矣說苑無此句而性不長也說苑無此句詩曰乃如之人兮說苑無兮

字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

闕溢說苑作填盈而後傷時不可過也說苑作傷時之不遇也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說苑無道義二字詩曰靜女

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

悠悠說苑作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說苑
遙遙有之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故劉向說苑
辨物篇亦載此文語句小異案韓嬰引傳當是魯
詩傳也說義精微似大戴禮記易本命其引詩乃
如之人兮說苑無兮字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意
魯傳本無兮字本作遙遙韓就所傳經本易之否
則魯韓本同後人妄加兮字遙遙順毛改為悠悠
考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愛而不
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嵇叔夜琴賦注

左太冲招隱詩注何敬祖贈張華詩注引韓詩並
同而彌正平鸚鵡賦注引韓詩搔首踟躕薛君曰
踟躕躑躅也與諸引不同則李善亦有順毛而誤
者此傳引詩亦作搔首踟躕以是準遙遙我思後
人改易居多耳

戴氏毛鄭詩考正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按
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
箋說為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為之在君子
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

日之不忒不求有素履可信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以自慰也翰案鄭箋訓不忒不求爲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求作責字解亦不如朱子集傳訓不貪求與夫子引詩美子路義合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爲厲謂出帶以上也揭褰裳也正義引釋水云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案毛傳用爾雅成文而孫氏濡禪之說以不近情蓋涉水者惟恐濡溼衣裳故

相度深淺以渡爾淺者褰裳可渡若水深至帶以上不惟濡禪亦且濡衣自當有所踐履而渡以衣猶言勿須褰裳也說文厲作砾云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有狐篇在彼淇厲亦謂有履石之處也毛詩於彼解云厲深可厲之旁語亦混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二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纍石作基陞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鎖壓兩邊橋以纍石爲主故名厲也此可爲厲字之確證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

與爾雅由帶以上同義只解得深字一層所以處此深者未之言及也

旭日始且釋文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字字林呼老反盧氏攷證案字林之音與說文讀若勛同瑁從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躑躑憍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翰案臧氏拜經日記謂爾雅是魯詩之學然則巷伯之驕人好好魯作旭旭也招招舟子釋文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招

招聲也案招字從手叔師說是也

周世樟云雄雉之婦人勉君子以德行谷風之婦人佐君子以成家鄭風雞鳴望君子以親賢齊風雞鳴助其君以勤政皆賢婦人也翰案風歌婉諭寄興無端雄雉古之君子行也谷風古之棄婦詞也龜勉同心釋文龜本亦作龜案白居易六帖卷十七引詩龜勉同心與釋文合文選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僂俛也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蔡邕濟

北相崔夫人誅密勿不忘用詩字亦作密勿則魯詩與韓詩同周興嗣千字文俊又密勿亦韓魯詩也孫奕示兒編鼃蛙屬蛙鼃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鼃勉極似王安石字說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注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食無以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

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女同死矣案鄭解不盡利是記引詩本義後別解詩謂交友相與節取其善注禮時未見毛詩本之韓魯也不盡利而節取義實相貫詩禮固兩通也左傳僖三十三年凶季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則純用節取其善意

中心有違毛傳違離也鄭箋其心徘徊然釋文引韓詩違很也案有違卽上章莫違之違言本期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而今使我行遲遲而去不覺中心
有違也訓離最當訓很近之徘徊然仍在上句遲
遲夾裏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
之曰招歷之機高誘注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
引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案以
機括之機爲畿嫌於附會而說詩義亦非白虎通
嫁娶篇引詩薄送我畿以爲出婦之義必送之接
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可想見古道

之忠厚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茶
苦菜也又禮記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
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
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
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
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識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
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旣無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

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
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苦菜本
草云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
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宏景注疑此卽今茗茗一
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
益州乃有苦蕒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
六月華從葉出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
案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茶音塗其狀全
似苦蕒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

所說正得體狀也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
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蕒黃蔕爾雖陶公知俗
呼苦蕒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
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
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涇以涇濁毛傳涇濁相入而清濁異鄭箋涇水以有
涇故見爲濁正義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
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涇故人見謂
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此

發明毛義也箋又謂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
 逸問何言絕去答曰涓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
 去不復還意此又進一層輔翼毛傳後漢書岑
 陳翔等傳贊涓以涇濁玉以礫貞章懷太子注言
 涓以涇濁乃顯其清詩用曲喻贊用直美故不同
 也

無發我笱釋文引韓詩云發亂也案發與廢古字通
 用依韓說當是以廢為義

禮記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

也孔子閒居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雖
 是斷章取義而一以見樂善之不倦一以見所惡
 之同民谷風之詩人抱負實不凡也

匍匐救之禮記檀弓下家語論禮皆引作扶服救之
 大雅生民篇釋文匍本作扶匍本亦作服蓋古文
 作匍匐正字今文作扶服假借字也

不我能惱毛傳惱養也鄭箋惱驕也說文解字惱起
 也引詩作能不我惱文義並與毛鄭異

說文解字口部售賣去手也引詩賈用不售太平御

覽卷八百三十五引韓詩曰既詐我德賈用不售
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畜作詐訓義與毛
鄭大異

有沈有潰釋文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案潰潰重文
疑韓詩本作有沈潰潰也

式微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中露泥中毛傳
皆訓衛邑也列女傳作中路又以此詩爲黎夫人
及傅母二人作傳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
公之夫人也既往面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

甚不得意其傳閱夫人賢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
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
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
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
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傳用魯詩故與毛詩異也

林若撫詩談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卽微
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
矣

釋文旄邱字林作嵇云嵇邱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
 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卽此山其土今猶有堯祠
 焉世俗或呼為直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
 趙郡土族有李琰李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
 不能定鄉邑此山嘗為趙郡佐共太原王劭讀
 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
 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嶠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
 嶠務山也嶠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卽鹿邱

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音當音
 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
 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卽用此也今以二書通
 之漢碑務是本字字林加山作務要是謂旄邱也
 韓詩外傳引傳曰水濁則魚喁說苑作困令苛則民亂城
 峭則崩岸削則陂說苑作城峭則必故吳起峭刑
 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說苑無此二句治國者說苑作
 者國無譬若乎張琴然說苑無乎大絃急則小絃急
 故說苑故下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說苑作樂 不過百里無聲之聲近及四海故祿過

下句同 其功者削說苑 名過其實者捐說苑 情行合名說苑

作情行 而民副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能為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矣說苑政理篇亦引此節至必有以也

又修文篇亦引何其處也四語云惟有以者為能

長生久視而累於心也案此亦魯詩傳而韓嬰引

之

韓詩外傳又引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

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

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

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

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形故中心存善而日

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下引詩何其處也四

句案與上同是引魯詩傳古人說詩觸類引伸頭

頭是道故董子曰詩無達詁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

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箋衛之諸臣初

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正義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少美長醜爲鷓鴣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鷓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朱子集傳訓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案漢書郊祀歌闡流離注流離不得其所者此集傳之所本又案漢書西域志罽賓出璧流離注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亦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然則琉璃亦有作流離者

矣

簡兮魯詩作東兮高潛人天祿識餘引申公曰東伶官名恥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頗肖詩之神吻

碩人俛俛釋文引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案爾雅釋山卑而大扈郭璞注扈是廣貌禮記檀弓爾勿扈扈爾鄭注扈扈大廣貌扈扈訓美當是廣大之美也楚詞九章王逸章句引詩執轡如組云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於手而盡馬力也

此與淮南子繆稱訓動於近成文於遠引此詩義合案孔子家語好生篇鄒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總緒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告忠至矣哉漢人說此詩之義皆本家語舞作儻干旄作竿旄與毛詩異

劉芳毛詩箋音證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言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鞍爲轡反覆

推之此爲明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仍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案劉芳北魏人當時誤稱如此今則各有區分矣

泚彼泉水釋文泚韓詩作祕說文作眇案今說文引詩作泌彼泉水陸氏引作眇恐是傳寫之誤韓詩作祕頗難解意其溯泉源之始謂隱隱而出乎

儀禮士虞禮鄭注引詩出縮于沛飲餞于禰釋文出鄭注作濟禰劉本作泥案縮與宿義迥別今卽以

儀禮通之士虞禮有入設几東席上東縮降洗又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有鹽鄭注皆訓縮進也此亦當作進字解謂出而進于濟也詩釋文于禰引韓詩作坭劉本鄭注作泥卽坭字之異文也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又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當是說飲餞義此其逸句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

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未也漢人說經多能得古之禮意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毛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不指何地案樂史太平寰宇記河道入邢州堯山縣其地

本名柏人有干言山在縣西五里李公緒趙記云
柏仁有干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
山也王應麟詩地理考據以爲衛女嫁邶地志信
有益於經哉

龍萬育詩經詁要說北門之詩云貧者無財以自給
而俯仰之計窮窶者無財以爲禮而交際之情缺
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說義最有分曉
王事敦我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與毛訓厚鄭訓投擲
不同室人交徧摧我釋文引韓詩作謹于佳子佳

二反就也集韻視佳切謹就也引韓詩室人交徧
謹我與陸氏二反小異又說文解字催相擣也引
詩室人交徧催我皆與毛作摧訓沮異

其虛其邪鄭箋邪讀如徐正義引釋詁云其虛其徐
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鄭箋讀本
爾雅朱子從之

列女傳引詩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
歸集韻平聲上八微霏霏芳微切霽也引詩雨雪
霏霏或從飛其霏作霏霏與毛詩經本異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又宋玉神女賦注曹子建洛

神賦注並引韓詩曰靜貞也當是靜女之注

說文解字祿好佳也引詩靜女其祿又僂仿佛也引詩僂而不見皆與毛詩字異

貽我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如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常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案此是周公逸禮毛公

及見而引之又周禮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鄭元注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灋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六十五日而徧此亦古彤管之灋類識於此

說釋女美釋文說本又作悅案白帖引詩作悅

新臺釋文馬云脩舊曰新世傳子貢詩傳作親臺豐坊所傳僞魯詩作親臺蓋以宣公納伋妻事而傳

會之也

說文解字玼玉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與毛詩作泚異

新臺有洒釋文洒七罪反高峻也韓詩作灌音同云
鮮貌河水洸洸釋文引韓詩作泥泥盛貌蘧條不
殄鄭改作腆皆與毛異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
汪引韓詩嫵婉之求嫵於見切婉於萬切又劉越
石答盧諶詩注引毛詩亦作嫵婉則毛別本亦同
韓燕或作讌也

蘧條不鮮毛傳蘧條不能俯者鄭箋蘧條口柔常觀
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得此戚施傳戚施
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案
國語晉語四蘧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此毛
之所本也爾雅釋訓蘧條口柔戚施面柔李巡注
蘧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
色以誘人是謂面柔此鄭之所本也案國語胥臣
對文公蘧條戚施與僂僂僂僂僂僂僂僂僂僂僂
昏並舉故韋昭注蘧條偃人戚施僂人揚雄方言

簞或謂之籩籩其麗者謂之籩籩蓋粗竹皮之用
以爲困者偃人不能仰其疾似之故以爲名說文
解字籩字下引詩得此籩籩七宿切籩式支切
又名鼃籩說文併鼃與籩爲一字於鼃字下云无
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无无於籩字
下籩籩詹如也言其行籩籩爾雅釋魚鼃籩詹諸
古字通用戚施故范處義解頤新語引韓詩得此
籩籩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作戚施云蟾蜍就喻
醜惡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使人不能俯其疾似

之故以爲名鄭氏以爾雅口柔面柔兩通之毛言
其形鄭明其義也

劉向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
母之子也壽與朔後母之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
殺太子而立壽也使人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
壽知不能止也因與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
時伋傳母恐其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說
與毛鄭異謂詩作於伋之傳母或有所據焉

陸佃埤雅釋木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言柏非不

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况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案奪嫁之議或自其母倡之故共姜止怨其母天與人對朱子集傳亦以如天罔極爲說史記衛世家謂武公和篡共伯而立列女傳亦謂武公殺兄而欲欺其嫂夫以武公獻聖之德大學與

文王並取爲至善之準觀其耄年篤學箴傲於國焉有此事傳聞異辭而史遷劉向沿其訛謬耳今以鄘柏舟之詩折之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稱世子明其父尙在也曰蚤死則猶在殤列可知詩詠髦彼兩髦傳云髦者垂至髮子事父母之儀此父在而天亡之明證正義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八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又謂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

必年幼也此則傳合史記而與詩序經文皆不合
又依世家武公立五十五年引楚語武公年九十
有五猶箴傲於國謂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
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此又自
相矛盾考竹書紀年宣王十五年衛釐侯薨平王
十三年衛武公薨五十五年之數符矣據國語約
武公卽位在四十一二亦近之其兄旣長於武公
如死於釐侯薨之歲亦當在四十五六以上其妻
年應相若何由而知其少謂之少者亦以詩稱髦

彼兩髦是少婦口吻然獨不可卽詩詞稱髦髦而
決共伯之少殤乎假令武公有篡兄逼嫂之事詩
中卽不指實亦當微諷乃詩直怨母氏逼嫁不能
信己之終守而別無所讎懟則又安知非未嫁而
夫死而必以老夫女妻以鍛鍊武公之罪案耶唯
以經證史傳之謬廢聖千秋之冤獄可以白矣
說文解字鬣髮至眉也引詩紉彼兩鬣集韻平聲下
六豪鬣髮引同又云漢令有鬣長或省

實維我特釋文特如字匹也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案韓詩與魏風碩鼠爰得我直協

說文解字草部薺蒺藜也引詩牆有茨集韻平聲上六脂才資切薺引說文云云通作薺茨

中葍之言毛傳中葍內葍也鄭箋內葍之謂宮中所葍成漢書梁平王傳晉灼引魯詩云中葍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韓魯義同顧野玉玉篇葍夜也引詩中葍之言中夜之言也亦用韓魯義當是二家本作葍也

不可詳也釋文詳如字韓詩作揚云揚道也案揚卽

道不如詳字義深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按許氏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摠聲摠卽抽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以左氏傳其絲皆作籀

委委佗佗字本釋文作他他引韓詩云德之美貌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他今本釋文與注疏本並作佗佗當是後人依別本改

玼兮玼兮釋文玼音此且禮反鮮盛貌說文云玉色

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
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
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
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
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

共之翟也毛傳禴翟闕翟羽飾衣也鄭箋侯伯夫人
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正義鄭注周禮三翟
皆刻繪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
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

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
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
義爲長翰案唐元宗時始有霓裳羽衣蓋近服妖
說文解字參稠髮也引詩參髮如雲重文作鬢案篇
海別有參字止忍切音軫白髮長也集韻別有刃
字止忍切音軫說文本作夙新生羽飛也並與參
字不同

揚且之皙也毛傳皙白皙今本並從日作皙案當從
白作皙

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經祥也毛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縹爲衣裳覆也緜之靡者爲縹是當暑祥延之服也鄭箋尸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緜緜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正義此傳展用丹縹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縹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麤同又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

以爲然也又云定本展衣夏則裏衣縹緜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案聶崇義三禮圖冕服圖鄭必讀爲禮者以禮從衣而有衣義爾雅直展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直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直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禮也

說文褻私服引詩是褻衽也與毛詩繼衽傳訓衽延正義謂去熱之名者不同

邦之媛也釋文媛于眷反美女爲媛韓詩作媛云取也許氏烺云取乃助之譌

王嘉拾遺記敘少昊母皇娥事云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望娥倚琴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營其何所金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此

類也說極荒誕蓋好事者爲之也

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正義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攷春秋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妘氏卒穀梁作弋氏然則弋姓卽妘姓之別稱杞國夏後也書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庸在江漢之南爲八國之首從王立功必受封賚亦周代顯姓也故與姜姓並稱貴族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鄭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刺宣姜與頑非匹偶釋文引韓詩云奔

奔疆彊乘匹之貌鄭用韓義也禮記表記子曰唯
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
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
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此經引詩斷章故注亦斷章
解之究亦不失相隨之義左傳襄二十八年伯有
賦鵲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
非使人所得聞也正義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

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義案此說非
是伯有即甚侈肆有意自嫌其君斷無於大庭廣
眾之中顯然指陳之理義亦以鵲喻楚以鵲喻晉
謂晉不能與之爭長而以無良之人為君為兄也
然詩本刺淫而歌詩又借以譏諷故趙孟舉本詩
正義以斥責其失辭也呂氏春秋壹行篇高誘注
引詩作鵲之賁賁與禮記左傳同高氏習韓詩則
韓經亦作賁賁也

蔡邕月令問答引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于作於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定之方中作
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于又作爲並與毛詩
異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
今東郡杜預春秋地名衛地楚邱在濟陰成武縣
西南有楚邱城漢晉時郡境不同故鄭疑東郡杜
云濟陰也酈道元水經注濟水二河水分濟於定
陶東北東南合黃汲枝流俗之界溝也北逕元氏
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

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邱城郡國志曰
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西南衛
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邶遷如歸衛國忘亡
卽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道里分明如畫
引詩作墟與今本作虛異

說文解字櫛梲也賈侍中說櫛卽椅木可作琴然則
櫛古文椅字也

卜云其吉毛傳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正義本有成文連引之耳案易緯通卦驗言八能之七此亦其類當並出周之逸禮

星言夙駕釋文韓詩云星晴也案說文解字姓同晴雨而夜除星見也漢書天文志天暉而景星見暉卽姓也韓詩依此爲義姚氏蘧惜抱軒詩說亦訓

星爲晴以爲甫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表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毛傳非徒庸君鄭箋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戴氏考正舊說失其辭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卽所以致國之富者其駮牝已三千矣最得詩義

說文解字駮字馬七尺爲駮八尺爲龍引詩駮牝驪

牡案許氏所引者爾雅釋畜文以爲詩者或三家經有作駮牝驪牡者否則三家說詩如此也

後漢書楊賜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序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賜傳又引中孚經曰蠖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元注曰蠖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又北堂書鈔引劉楨毛詩義問夫婦失禮則虹氣勝有赤色在上者

陰乘陽氣也皆足與毛傳相發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案班固漢書敘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於師丹固父彪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地理志亟引齊詩知班氏世傳齊學也白虎通亦孟堅所撰集中引韓詩內傳魯訓並顯標之其止引詩者愚以爲皆齊義也

相鼠有皮毛傳相視也孫奕示兒編別創一解云相

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
上跳舞善鳴按相州與河東相鄰說頗新異

人而無止釋文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與毛止息義

別

韓詩外傳引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不
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
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

而無儀不死何爲又引詩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
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日月
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
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
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貴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又引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
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
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皆引古說以發詩義

精理名言宋儒語錄之先聲也

列女傳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旣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搆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曰有四馬白旄者至者必要而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

死矣伋子痛壽爲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二子旣死朔遂立爲太子棲霞郝蘭臯懿行宜人福山王照圓作列女傳補注案詩曰子子千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今以傳推之疑卽爲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以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爲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畀之深痛惜之辭也又云此

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
夷姜與左傳又異蓋皆出之魯詩耳要遮也史記
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特
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正義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
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人益一駢謂
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駢而來亦謂
之駢經言駢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
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

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駢之則偏而
不調非人情也又歷引諸說以爲自古無駕三之
制案彼所引有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
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此卽三馬之
據乃以爲經傳無所言毛傳固云駢馬五轡兩服
兩駢謂之四馬加一駢爲五馬兩駢加一駢卽三
馬此卽經傳之證晁以三馬偏而不調五馬亦偏
何以調而可用今人駕車多用三馬有以一馬在
轅前者如此則一轅車亦可準之兩馬加一則三

四馬加一則五後世五馬之制實由於此

素絲祝之毛傳祝織也鄭箋祝當爲屬屬著也案禮記樂記正義引五行鉤命訣云祝融樂爲祝續周禮春官大司樂疏引孝經緯祝融之樂曰屬讀知祝屬二字古通用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

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云云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以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與毛詩左傳並協其敘齊求婚女

因傅母言之事左傳不載而以本詩控于大邦誰
因誰極玩之實非無據若衛女者識實出於鄭忽
上矣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
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
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
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所引乃孟子外書佚文說
與列女傳相表裏

大夫跋涉毛傳草行爲跋水行爲涉作二事言釋文
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作一事言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
也當是許人尤之注

水經注淇水又東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
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
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昔所浸潤少所歸

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采竹猗猗。今毛詩澳作與，采作絲。毛云：采，王芻也。竹，編草也。今本毛傳作篇竹。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溢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注。又言隩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卽詩所謂源泉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

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酈氏引博物志，又言張司空是指張華博物志。言今博物志無此語。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曰：有與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澳，又作與攷。唐蒙著博物記，與水入淇，蓋唐記語。張華作志以地理爲首，亦因蒙書。則二書並有此說。唐記久佚，昭梁人及見之。張志今行本亦多殘缺，故不見也。茂先淹博，必有所考。陸璣疏亦云：淇澳二水，以毛云隩隈爲誤。故酈氏以爲未究，而復指源泉以實。

之也正義引釋草云菘王芻舍人云菘一名王芻
某氏曰菘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
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
竹字異音同釋文引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蕩篇
筑也石經同臧氏經義雜記此所指石經亦漢熹
平石刻也石經爲魯詩然則韓魯同作蕩案毛詩
菘作綠卽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菘
蕩作竹毛傳古文而訓篇竹亦用韓故也自陸璣
疏以綠竹爲一草晉宋人遂有以竹爲說者戴凱

之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又曰
箛以篋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箛根深耐
寒茂彼淇苑厥後直謂綠色之竹無知所謂王芻
與篇筑者已

有匪君子大學作有斐荀子大略篇引詩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與大學合

韓詩異字異義淇與章爲多有匪作有邛美貌也
邛亦云美貌咍兮作宣宣顯也並見釋文呂氏春
秋上農篇高誘注弁鹿皮冠引詩冠弁如星誘習

韓詩此亦韓本異字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引韓詩綠竹如簣簣積也薛君曰綠萋盛如積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韓與毛詩雖異不應舛乖如此似有誤韻上聲二十六產儻攔武貌爾雅瑟兮儻兮或作攔蓋爾雅別本有作攔兮者案儻攔亦古今字說文解字愜寬嫺心腹貌引詩赫兮愜兮與毛詩作恒亦異

說文解字琇石之次玉者引詩充耳琇瑩膾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膾弁如星皆與毛詩異

倚重較兮毛傳卿士之車戴氏考證按較在轎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翰案周官考工氏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又云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鄭注較兩轎上出式者賈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劉熙釋名其較車卿所乘也亦同毛說非禮

漢書敘傳考盤于代用詩語槃作盤顏師古注引詩
考盤在澗釋文在澗韓詩作干云境坳之處也文
選左太冲吳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考盤在干地
下而黃曰干與釋文所引異而槃正作盤又班孟
堅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李善注引韓詩曲
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似是考盤在阿注釋文邁
韓詩作餽美貌漢頴長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愆與
今詩弗諼異亦本三家

制

列女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
曰莊姜善交好始往操行哀情有治容之行淫泆
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
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
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
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
子之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
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

未然也說碩人詩與毛鄭異然出前漢經師之傳
受細繹詩詞實相符合又可悟素以爲絢兮一語
確爲此詩佚句莊姜聞箴規而自脩亦賢媛也與
毛詩亦可通矣

褰衣釋文引說文作縠案說文縠字下引詩作縠衣
而縠字下引詩與毛同案縠爲臬屬或齊魯韓詩
借作縠字故許氏兩引之以存異文如直以麻衣
爲解恐非辭也

楊慎丹鉛錄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

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
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張子野詞蓮
臺香燭殘痕凝今多作平聲失矣

領如蝤蛸釋文蝤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作蛸又作齊
音同案徐仙民音曹作蝤字訓也其謂齋本在蝤
是毛詩古本作齋今本或作蛸也蔡邕青衣賦用
詩語正作領如蝤蛸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傳倩好口輔也盼白黑分也
釋文倩兮韓詩云蒼白色盼兮韓詩云黑色也案

齒以瑳白爲巧益之以蒼安見其巧盼以分明爲美只狀其黑安見其美實不及毛之體物瀏亮矣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集韻去聲三十一禰盼盼同普莧反

說于農郊鄭箋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釋文說本或作稅毛雖無傳以稅爲舍可知也稅駕于近郊更衣義已含該在內何煩改經字乎

大夫夙退釋文韓詩云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韓之此訓與毛傳大夫退然後罷義合

楚詞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河水油油云油油流貌也又引詩波涕漣漣亦訓爲流貌案油油卽洋洋波涕卽泣涕三家異文也

施鼠濊濊鱣鱣發發釋文濊濊馬云大魚网目豁豁也韓詩云流貌發發馬云魚著网尾發發然韓詩作鱣案呂氏春秋諭大篇上農篇高誘注並引詩施鼠濊濊鱣鱣發發與毛詩同高誘習韓詩而引

詩不作鱣鱣者韓本亦不同乎說文解字濊礙流也引詩施罔濊濊又鮫字引詩鱣鮪鮫鮫今毛詩作濊作發省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釋文孽孽韓詩作轍牛過反長貌暵韓詩作桀云健也案呂氏春秋過理篇高誘注引詩庶姜轍轍與釋文同

氓之蚩蚩釋文氓韓詩云美也案氓訓爲美與蚩蚩二字不貫

體無咎言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禮記坊記引詩

亦作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案履幸釋詩詞雖順而古無明訓履禮雖有明訓而釋詩詞又不甚順未若毛詩體字指卜筮之體與金滕公曰體合

陸璣詩疏鳩食桑甚多則醉傷其性東晉發蒙記虎以狗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貓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造語甚奇

鄭志張逸問氓詩箋云酖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

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也翰案
康成之論可謂詩權

儀禮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祱鄭注祱車裳幃周禮
謂之容賈疏案巾車職童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
鄭司農云容謂幃車山東謂之裳幃或謂之童容
後鄭從之衛詩云漸車帷裳是山東名幃裳也案
祱卽襜皆帷裳之通名

說文解字婿夫也引詩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者夫
也貳作二與毛詩異

總角之宴釋文宴本或作卯者非正義經有作卯者
因甫田總角卯兮而誤也定本作宴案甫田毛傳
卯幼稚也如使毛本作卯則傳當在此此無傳知
作卯之非矣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忿菑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此皆
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正義引者證許而不與被
人所怨之

說文解字但憺也引詩信誓旦旦案旦但同旦且古
今字也

淇水漙漙釋文出漙漙云本亦作漙張參五經文字
漙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案說文攸本從水省
更加水旁作漙非今本復漙下加心浸失古意矣
爾雅釋草藿芄蘭郭璞注藿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
啖邢昺疏案如此注則以藿芄一名蘭或傳寫誤
芄衍字詩衛風云芄蘭之支集韻平聲上二十六
桓芄藿說文芄蘭芄也引詩芄蘭之枝爾雅作藿

據集韻則郭注藿芄猶云藿卽芄也非衍字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
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摺笏衣
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
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
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訓辭與
衍非後儒所及

垂帶悸兮釋文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案毛作悸
垂之似墜也韓作萃垂之相屬也各有意義

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毛公此釋
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音狎
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猶斃字訓厭葛覃篇云
服之無斃豈得讀爲服之無厭乎案顏說辯矣而
徐氏非無所本釋文甲韓詩作狎狎戶甲反毛訓
甲爲狎已取韓經之義故徐直讀音狎也
曾不容刀釋文引說文作舩正義亦引說文作舩小
船也今本說文脫舩字宜據陸孔三家補之

陳祥道禮書卷九十二引韓詩傳亡國之社以戒諸

侯人之戒在於桃爰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引
樊文深七經義綱格論步卒五兵戈及車戟首矛
矢似皆說伯也執及義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傳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正
義諛訓爲忘非草名劉基覆瓿集萱草名也詩曰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諛與萱同音諛之義爲忘故
萱草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
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
相承以北堂謂母而有萱草之稱不知何所據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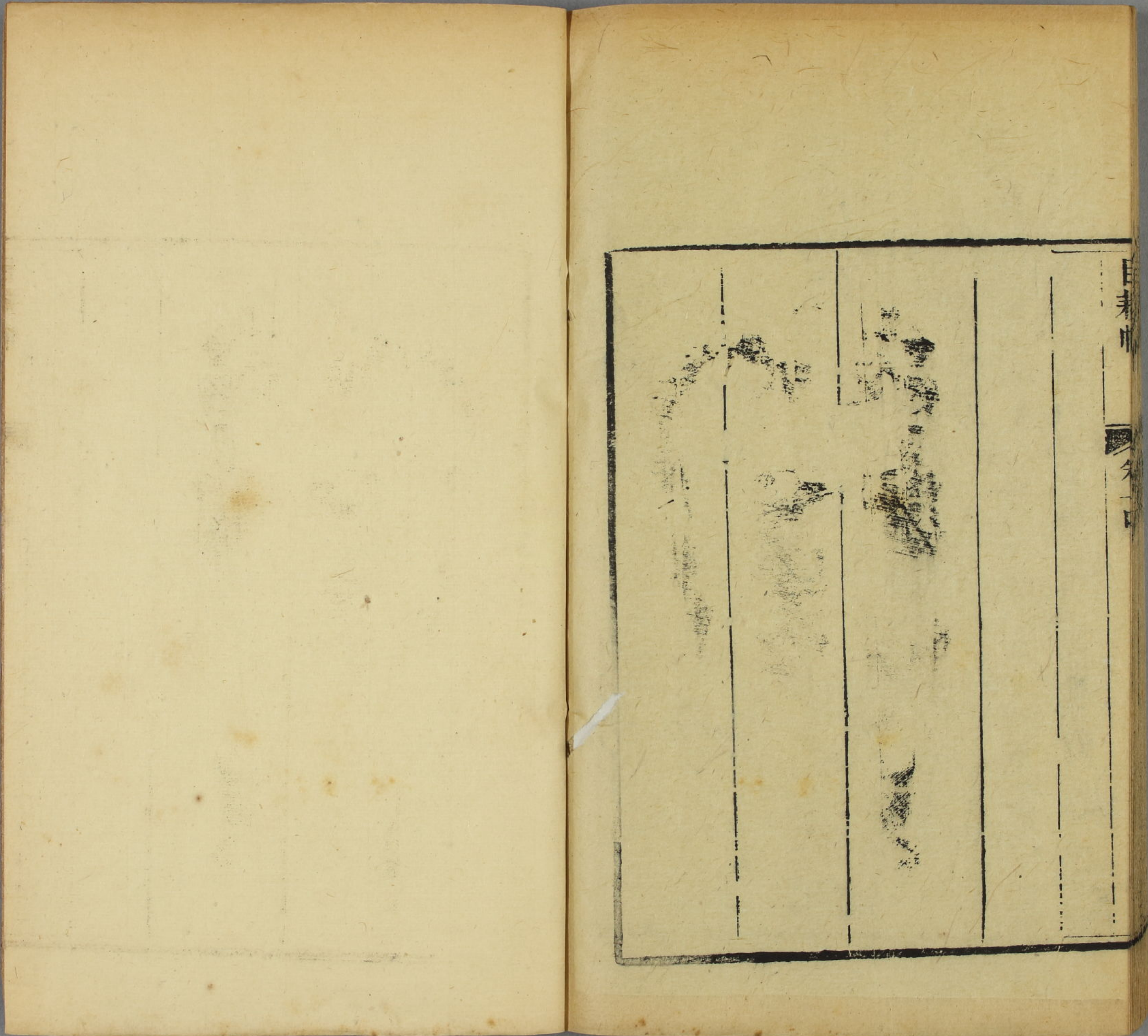
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
雖有忘憂之草亦如不見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
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義或本此王朗與魏
太子書萱草忘憂臯蘇釋勞無以加也臯蘇草名
能釋勞猶萱草能忘憂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
琦詩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衿顏師古匡謬正俗
據毛傳背北堂也以陸詩云云便謂身體前後種
之爲誤案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積憤成疾
痲無萱將如何亦用此詩李善注於陸詩引韓詩

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於謝詩亦引韓詩曰焉得
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諼艸
忘憂也萱與諼通蓋韓詩本作萱薛以諼釋之前
引作諼後人依毛改之則韓詩字異於毛安知背
不作身後解晉初三家詩皆在士衡博綜必有所
據未可執一說以議之也且卽以北堂爲解謂之
背者亦謂在後並襟前亦樹之與謝詩無萱並是
加一層翻法詩之妙處正在此說文解字蕙令人
忘憂艸引詩安得蕙草亦與毛詩異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有狐爲國人憫鰥夫戚
雄經子雜鈔取之以爲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
寡婦之淫志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敢出處於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叢子孔子讀詩自二南至
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
子於考槃見遯世之上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嚴槃詩緝木瓜美
齊桓功績感其卹鄰之仁春秋不弔齊桓專封秉
以尊王之義蔡卞毛詩名物解桓公惠小而德微
至於玉止矣若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皆得言外
義



目録

第一

